

穿越沧桑

◎陆幸生 /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C H U A N Y U E C A N G S A N G



穿越沧桑

◎陆幸生 /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越沧桑/陆幸生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4

ISBN 7-80647-659-8

I. 穿… II. 陆… III. 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5285 号

书 名:穿越沧桑

作 者:陆幸生

出 版 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)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南昌市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12.875

字 数:34 万

版 次: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3000

定 价:22.50 元

ISBN7-80647-659-8/I·402

邮政编码:330006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数点梅花一片心(序)

甲申春节，未能外出访友拜年，蜷居蜗室，读陆幸生即将结集出版的文字，有的文章过去已经读过，再读仍感新鲜而有所得。读完最后一篇，虽然有着“这个春节卖给陆幸生了”的感叹，但仍然沉浸在“读书之乐何处寻，数点梅花一片心”的意境之中。

陆幸生性格内向，不事张扬，不嗜茗饮，不尚清谈，我们同室相处共事多年，除了采访写作编报之外，我对他知之甚少，常有清寂之感。还是这次读了他的《我的“流浪”情结》之后，才恍然大悟，从松花江到黄浦江，行程 90 多个小时，受到俊美的女知青的殷勤关照（当然陆幸生写的是一同回上海探亲的女同学们），心中虽是“也要找点话说说”，却始终不知说什么为好、为妥。更何况我与他共处时已是半截老头，他的不多话是当然的了。

这次，不只是读了他的纸上文章，我们还有着交谈。由于父母亲的“文革受劫”，他虽然去了东北边陲，但并没有围垦戍边战天斗地的豪情，而郁郁寡欢，成为一个孤独者。青春回乡，当然偶尔也时有女同学同行，更经常的是一个人独来独往。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，回到上海，游子归来，他没有热烈地投入母亲怀抱般的激情，

而是彳亍街头，冷眼旁观，两个月里“为找工作而上访”，他扬首自问：上海能接纳我吗？我回来干什么？当年敲锣打鼓迎来的是十年劫难，而如今大学毕业归来却又一时无处落脚，如是正反交捫的现实，使得陆幸生始终成为不了一个“热闹型”的人物。但就凭他那种非同一般归来者的特殊的情绪，我倒以为他很适合当一个作家的，去搞文学创作。至少，他的这样经历和个性，使得他后来的新闻文字有了自身的特征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的确认为他是一位作家，或者是一位作家型的记者。这是因为他来到《文汇报》社之前，曾在《萌芽》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。家中又有前人和同辈从事文字编撰的“传统”，在作家圈子中还有不少朋友。作家干新闻会不会隔了一层呢？我是有这样的想法的。但他“流浪者”的情结，有着一颗能飞翔的心和两条善奔跑的腿，的确又具备着干记者的素质。我也曾自诩为“漂泊者”，还在一首词中写道：“四季漂泊常为客，一席能安即是家。”但以奔波之勤，到的地方之多，所到之处又大多能写出文章来，我这个“漂泊者”自愧不如“流浪者”。陆幸生在《化剑为犁，草原作证》一文中写到的那个原子城，我去过不只一次，我每次又都生活得时间不短，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。

从这件事情上，我又想到一个记者的审时度势的重要。成都诸葛侯祠内有一副对联，它的上联是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自古知兵非好战”，下联则为“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”。诸葛亮的失败，就是因为他没有把握住局势发生的变化。冷战结束，核武器的发展战略

已经转移,从核扩充、核竞赛转换到核限制,作者把握到这个变化,“化剑为犁”就成为局势变化的标志。陆幸生的其他文字当中,如《大嶝今昔:战争与和平》《采访天安门》《为了执政党的权威》等等,都是记录局势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作品。即便不细读文章的内容,标题画龙点睛,一叶知秋,读者也能感受到时代的变化,赞佩于作者审时度势的敏感,一篇时代标志的文字就此定位于读者心中。

一个好记者,要感受时代标志,把握时代标志,建造时代标志,这一点陆幸生做到了。

如果对陆幸生的作品进行梳理归类,称之为报告文学是当之无愧的。但作者没有强调作品的文学性,而是用朴素的笔调,白描他所要报告的人和事。纪实是报告文学的使命,陆幸生的作品遵循着这个使命。什么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?这是争论已久的问题。因为报告文学的消沉,人们也就不再去争论了。而实际上人们还是把报告文学分成两类,即作家写的报告文学和记者写的报告文学。改革开放之始,作家记者齐上阵,一时间报告文学“领导”着文字界的潮流,抒发白描,议论恢弘,才气横溢,读之令人回肠荡气。雨打梨花,又是一番春讯,这类报告文学渐渐隐退,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兴的文体“大特写”,风光一时。但由于它有着游离于事实的不足,无法取信读者,遂自行消失。

陆幸生经历了报告文学潮起潮落的变化,他自有分寸,不作他顾,把自己的作品处置在作家与记者之间,大中有小。一般而言,就作家论,某个细节即可勾起灵感和生发出写作欲望,但记者似乎不行,记者非得捕捉到细节

的缘故，也就是它的孕育背景不可。记者写作要遵循新闻的五个 W，作家是天然地要关注细节的，于是记者兼作家的陆幸生必然地关注着大事件中的小细节、小感觉、小情趣，予以恰如其分、恰到其位的“小抒发”，追求通透和简洁，大味必淡，形成了介于作家与记者之间一种特殊的自我风格。在作家眼中，他是记者；在记者眼中，他又是作家。一般读者不去注意这样的分类，他们所需要的是经得起咀嚼的好文章，在真实中还能读出另一番滋味来。在这方面，陆幸生的文章已得到了读者的赞许，有史可证。

郑 重

目录

数点梅花一片心(序)	/郑重
我的“流浪”情结(代跋)	/001
1976年。保健医生。中南海游泳池	/009
●采访后记	/018
天津温家胡同	/026
温家宝在甘肃地矿局	/029
历史不再是“孤证”	/039
●我证实了一段“鲁迅的历史”	/048
“皇甫平事件”的前前后后	/052
周瑞金：宁做痛苦的清醒者	/062
为了执政党的权威	/072
“贪官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”	/082
我写“河北第一秘”	/089
●记一合	/091
“天漏”：走私链就是腐败链	/097
我不做假账，我三次失业	/106
走近巴金	/117
郎平什么时候最动人	/125
上海形象代言人姚明：居高不临下	/133

我演康熙大帝	/140
让父母亲再多睡一会儿	/146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	/152
迟到的忏悔	/163
胡万林落网	/176
陈洁如叶落归根	/182
●采访后记	/189
李登辉:你背弃了家乡,你是民族罪人	/193
●采访后记	/198
寻找父亲	/206
●采访后记	/214
为了活得更中国	/220
采访天安门	/229
化剑为犁,草原作证	/237
●采访后记	/244
干净的核记忆	/252
采访后记	/258
西陲悲壮“主权牧”	/263
厦门湾扫雷纪实	/271
大嶝今昔:战争与和平	/280
蓝色的 Viagra——“伟哥”	/290
海南“黄毒”	/297
●采访后记	/304
走在总统前面的人	/311

“开心”震荡	/318
备交将来的党史委员会	/328
义薄云天,着眼未来	/337
异国血未冷	/346
● 不老的灵魂	/351
“世贸”遭袭时,我在白宫	/354
七天七夜,从纽约回到中国	/364
采访《三色土》,遭遇“9.11”	/375
CCTV: 史无前例	/382
从“腐败一把手”程维高谈起	/388
——访制度反腐资深学者李永忠	

我的“流浪”情结(代跋)

偶然一天,又要外出采访,按照老习惯翻开地图册,想略略查看一下自己下飞机以后再继续怎么走,却发现就中国的行政区域而言,我就剩下五个“地方”还没有去过。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的那个时候,如今内蒙的有些地方是属于黑龙江的,那么内蒙应该算我也是去过的了。这四个至今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是:西藏、台湾、香港和澳门。

说得更准确些:中国 23 个省,五个自治区,四个直辖市,两个特别行政区,共计 34 个“地方”,从 1982 年毕业当上记者算起的 22 年时间里,我的足迹踏上了 30 个区域。平均算起来,一年到一个“大”地方,最多到两个。当然,中型的地方和小型的地方,也去了不少。还有,以往没有地名的地方,如原子弹氢弹研制基地。还有非常著名,但基本上没有人去作专题采访的地方,我采访了,也写了《采访天安门》。还采访了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人物。

我大学毕业到新闻单位工作,从来没有跑过专门的条线,一直是当特稿记者的,也就是老报人说的“不管”记者。报社老总觉得哪儿有重大事件发生,现时有哪个人物需要关注,就派个能“拳打脚踢”的人去。老总吩咐任务的时候,总有“回家拿稿来见,否则提头来见”的气势。说实话,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派头。

要讲起对比来,我曾经有过整整 14 年的时间,只到过两个地方:黑龙江和上海。10 年下乡在黑龙江农场当“国家一级小农工”,四年在哈尔滨上大学读书。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,当年规定

的时间是 70 多个小时,但是我曾经坐过三个夜晚四个白天,大约总有 90 来个小时。下得火车,还得坐小火车、长途汽车到农场,那又是整整一个白天。除了这两样交通工具,那时候坐的就只有马车牛车了,稍好一点的就是胶轮拖拉机。

在以后的记者生涯里,几乎都是坐飞机在跑。此地绝无任何炫耀的意味,媒体最讲究的是时效性,兵贵神速,慢不得,慢一拍就会输给另外的报纸。一个“抢新闻”的“抢”字,可谓道尽了这项职业的特性和要求。

53 岁的年龄,粗粗算来,其中有 36 年的时间每年都在“奔波”。最初的 14 年里,前 10 年“文革”,国家遭劫,小家遇难,自己写下了血书去到边疆,说是自愿的,心中也有了“保家卫国”的意念,可内心深处何尝不深藏着离别父母和弟妹的凄楚。后四年,是考上学校的大学生了,心情当然大变,对于“长途跋涉”却怨恨起来。什么时候可以长久在“家里”工作,不再漂泊?

终于毕业回家,从事的职业却是个要经常外出的。然而,心情却真正的在好起来。

我的流浪,开头时节于我并非自愿,而是非常强迫的。后来,是自身境遇的变化在驱动着自己去观看自己这个国家的划时代变迁。再接着,就是每隔一段时间,自己就不由自主地想着,又该到哪里去看看了吧?“流浪”,是因为总想遇见、再遇见新鲜的、能够令人兴奋的事件和人物。生活在变革年代,这是作为一个非虚构作品撰稿人的幸运。

要出去看看,因为周遭一切的变化。中国正在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,在吸引着我。

二

无论下乡的年代,还是做为记者,跑来跑去的时候,我大都坚持是自己一个人。

下乡年代,第一次探亲回家,是与中学的一位男同学一起走

的。那位同学在探亲路上抑制不住的絮叨，完全可以理解，我的内心也一样。但是，我很烦那样的“袒露”。乡愁，说出口来就变味。那时节年少，加上严厉的教育，心中尚未存有任何情爱的性爱的念头；而乡愁和思念，它的源头又何尝不是一个“爱”字。

记得那时候是已经看过了《红楼梦》的，其中有一个词：“饮泣”。通俗地讲，就是把“哭”吞下去。我记住了这个词，一直到现在。

第一次回上海探亲，我和我的那位同学，从黑龙江的勃利县城火车站上车，就没买票，一直“白坐”到牡丹江。被一个中年男乘务员抓住了，不过他没有难为我们两个中学生，还让我们到车厢里坐着过夜。刚刚开始的下乡运动，回城市的青年人还不多，我记得车厢里并不很挤，灯光显得很正规，绝不像后来的知青列车，完全一副逃难的猪圈模样。到牡丹江站，再没有脸面继续坐下去的我，坚决要求下车。男乘务员没有任何语言，也没有任何动作地送我们下车。但是在站台口的地方，检票员狠狠地剐了我们一眼。

我有深深的“揩了国家油”的罪恶感，立即到外边售票处买票。我一生内惟一坐车不买票，就是这次。有一种做了坏事被人察觉、被抓的感觉，实在难受，从此我就一个人上车和下车了。这上车下车，也许就真的是换乘各种交通工具，但也是调换工作单位什么的。我换过三四个地方，但是我从来不要原单位召开“欢送会”，欢迎会也不要。要是让我知道了人家有这样的打算，我自己一定“亲自”出来阻扰。

上下平常事。有上就有下。有下也有上。仅此而已。让我自己记得住就可以了。有的我不愿意记得的，又何必让人家来强迫加深印象？

一个人独行，也不是自己想这么做就一定做得到的。有过与女生一起返沪的时候。我依旧无话。人家挺热情，端水和准备吃的，女生这方面总仔细些。我心中很有歉意，但是感谢的话，却说不来。

当农工近 10 年，探亲走过七八个来回。上大学读书了，每年假期两个来回，一共也是七八个来回。大学同学的同行，就是不能推却的了。将近 30 次的火车“生涯”，总有一半我是一个人独自上车的。经常如此，从上车到下车，七八十个小时，除去买点吃的，不讲一句话。因为没啥说的。

后来作了记者，从《青年报》到《文汇报》，再到文汇新民集团的《新民周刊》，我也按历史的习惯行事，一人独行。在上世纪 90 年代，我当了文汇报《独家采访》专栏的主编，我有种平生所愿足矣的感受。后来到了周刊当特稿部主任，心情依然。飞到青海采访退役的原子弹研制基地，飞到北京采访向老百姓开放的天安门，飞到厦门海域采访我军的通道扫雷，来到金门对面的大嶝岛“近望”对岸，飞到福建永定采访李氏宗亲会，用最确凿的证据证明台湾李登辉是中国人，飞到云南前线登上最前沿阵地，飞到海南岛采访震动全国的“黄毒三陪”事件。我总想用自己的心，来捕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一丝一毫的变化。这样的捕捉，也是不太允许让人家来搅扰的。

一个人的飞行和采访，就是这般。

采访人物，就更必须是这样了。文学泰斗巴金、鲁迅后裔周海婴、毛泽东保健医生徐德隆、女排英雄郎平、当代包公姜瑞峰、“皇甫平”领衔人物周瑞金，还有蒋介石夫人陈洁如灵葬的归来，“神医”胡万林的捕获，等等，等等。这样的采访，是在求证现代历史，是在挖掘文明底蕴，不是玩弄明星游戏，必须远离任何喧嚣。

三

带上另一个记者，一起去采访，在新闻界是常事。但我经历了一次特例。

一篇稿件，是采访原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周瑞金的，题目是《“皇甫平事件”的前前后后》。1992 年《解放日报》的四篇皇甫平评论，是当年就中国姓社姓资向何处去大讨论的标志文章。当年刊发文

章时是羊年,今又羊年,12 年一个轮回,是一个新闻的好由头。这本是周刊在全体编采人员会议上定下的选题,因为是重头稿件,编辑部对此还提出采访要求:要写就写皇甫平。然而,待采访稿子写毕,不能发表。

作为撰稿人、当事者,我成了观众。自然,观众不是我一个人,同仁们都是。后来,稿件在 2003 年 2 月的《南方周末》发表。一时间,话很多。我都听着。也有领导非常推心置腹地跟我面对面谈话,我至今深记在心。我非常感激。

我的下一个采访题目是,配合新的人大会议,温家宝将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,我要到天津和甘肃采访。但有电话打来,说似不去为好。我说,机票已定。从天津回沪,我要再去甘肃采访,于是就有另一个记者与我同行。事情很清楚,题目说好的,人头联络也是重要的,但如果陆幸生不能再署名刊发稿件,就用另一位记者的姓名发表采访。

我弄不懂了。但在这个前提下我还是飞赴甘肃。采访非常成功。稿件署名是两个人。非常戏剧性的是,这篇稿子发表后,上海市委组织部《组织人事报》全文转载。自己的文字被上海市委组织部报纸转载,是第一次。这是一种肯定。

从事媒体工作,准确和谨慎是必须的,我也历来严格遵守。即使在一派改革形势之下,考虑周密也是必须的。只是我感到一种艰难和难言的曲折。

我收到了报纸给我的稿费,后来跟着署名的记者也拿到了稿费,自然金额数字比我少点。这位记者后来跟我说:当初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她与我同行。

四个多月后,文汇新民集团所属文汇出版社出版周瑞金著作《宁作痛苦的清醒者》。《文汇读书周报》要我写一篇“读后感”。我欣然从命。稿成,请周瑞金老师过目。周报负责人到周老师家中去取稿,周老师给他讲述了修改的意见。这位负责人回来对我说:听周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

《新民周刊》领导听到我写周瑞金“书评”的事，就决定周刊与读书周报同时刊发我的文章。这在《新民周刊》五年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事情，在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历史上与“外刊”同时发表文章也似是没有过的事情。我很欣慰的是，周瑞金老师首肯了这篇文字。

文章刊发，反响很好。一天，原《文汇报》驻京办事处浦熙修手下的老记者，后为《文汇报月刊》副主编的前辈，打电话给我，说是北京原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跟他联系，说起这篇稿件，并约我要一起去看望周瑞金。周老师跟我则说，他年纪大了，我们去看他吧。

如是文字交往和人际交流，是多么让人愉快的事情啊。

四

我今年带过一位女研究生，离开周刊的时候，她自己写实习小结，其中写到我这个指导老师，说到我的“经历”。我很是“受宠若惊”。我也就是比她到过更多的地方，笔头也算勤快，在记录和描绘细节之余，总在想着思考的穿透能力和落脚点。但我又几乎是随写随扔的主，发表过的文字，是都有收集的，但也总是散乱着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刚刚苏醒，社会大众媒介在为获得的政治解放而歌唱，知识分子非常理性的关于中国道路的思考，还没有真正开始。一切的文字都还停留在揭示真相和真实的位置上。那时文字的特征是激情汹涌。重新拿起笔来的作家和优秀记者们的报告文学，一脚踏破事件纪实和情感宣泄的天地界线，天马行空，独领风骚。待中国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历史任务一旦确定，务实和顽强成为了新时代的主题，这对惯于以欢呼或者诅咒为己任的文字记录者们，提出了跨出习惯“风格”的崭新要求。如果要以90年代为界，后来在中国发生的改革现实，首先是经济生活的，然后是社会生活的，概括起来表现为文化深层次的震荡，其实政治意义更加重大，现实更加繁复、多元而难以描述。而本来，中国的作家和记者对于经济生活的具体运行，似乎从来就是陌生和疏于表现的。

中国这20年变化极其巨大。我是一直在跟行中。忙碌之中，

我的“资料”就如此这般的一直堆放着。将这几年的文字集中起来，出本集子，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美意。

本来有个想法，是将原有的报道打碎，再将自己在当时当地采访时经历，以及后来写作的过程融会进去，重塑“一个我”。只是，动起手来便知道了难处。当时的文字，早就独自成为了一个“完整的自我”，再小心的剪裁，似也会破坏当年的真实感觉。而事后今天的补充，像个楔子似的嵌入进去，也显得生硬。所以试着以“采访后记”的形式来做填补和说明。

努力地收集和扫描自己的文字。有些惊讶，原来还是写下了一些东西的。尽量将它们归成两类：事件和人物。多年采访，有些地方仅去了一次，有的则去过多次。所以，事件顺序只能遵照某事和某人的范畴了。

这些文字记录，因为事件和人物的独特，因此也就有了某些独到的地方。越是独到的稿件，采访、写作就越是远比审稿以及“放行”容易。这也是一个事实。因为中国近些年来，正在发生着的多少事情，令人感到陌生。陌生当然令人兴奋，感受到兴趣，但是如何撰写、记录，怎样刊发，就都会成为新的问题。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困难，这是出于伟大改革时代的中国必然遇到，而一定要学会突破的课题。

五

中国在变化。记者的职责就是观察和记录这样的变化。中国在变化，记者就要走中国，明背景，捉典型，访细节。这是今天中国记者的幸运。如是的“流浪”，于当初青春年少时节的下乡，内涵已经完全不同。

以“煮字”为生或是为趣的人，内心中总多少存有着“独自流浪”的习性。为了获得新鲜的细节和重大的发现，也为了保证和考验思维的独立。流浪，似总有一种非常规的在边缘行走的味道和气息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再时常记录若干体会，当然，我称为的